

(日) 渡边淳一 著

肖良 译
晓雨

梦断寒湖



广西人民出版社



梦 断 寒 湖

(日) 渡边淳一 著

肖 良 译
晓 雨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梦 断 寒 湖

(日) 渡边淳一 著

肖良 晓雨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0印张 插页2 22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2,100册

ISBN 7-219-00589-X/I·170

定价: 2.20元

第

01

仙

引 子

人怎么死，才能保持最美的容貌？

服安眠药、煤气中毒、跳水、剖腹等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然而，死去容颜不变只是那断气后的瞬间。不管用什么方式死，一两个小时之后，尸体就会发黑变硬，随即腐烂散发出一股臭味。

既然已魂归黄泉还追求什么颜润如生。可是一个人在他死后不久，马上变得形同枯木，使人目不忍睹，被人见了会倍加难受。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惟有煤气中毒使人死后面容呈现红润的玫瑰色，这是一氧化碳在人的血管里扩散的缘故。然而，这种红润也不能持久，如果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死者的心上人能及时赶到，看到这最盛的玫瑰色的面容，也许会得到一丝安慰。但如果赶不及，尸体不久也会发黑变硬，而且变得更加难看了。

一个人想要死后其容貌比他活着时更加娇艳俊美，惟有那神秘而华丽的，那清纯明澈、冷若冰霜的谢世方式了。

纯子是不是也清楚这些？象她这样一位妙龄女郎，难道也能在轻生之时策划得如此周全精至？

今年春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札幌，利用这个机会，我瞻仰了已经20年不见的时任纯子的遗像，再次欣赏了她的遗作。我仔细端详着纯子的遗像：她身披一件外套，头戴一顶贝蕾帽，也许是阳光刺眼，只见她眉头稍皱，两眼微眯。毫无疑问，这副神态与20年前毫无两样。

“我每天都看她一会儿，她一点儿也没变啊！”

纯子母亲的话道出了我的感受。我向她点头致意，然后站起身来，为纯子点上了一根香火。

“纯子最喜欢这张照片了。”纯子母亲又说道。

“的确，她常常是这样一副神态。”

“这个样子，愁眉紧蹙，其实我并不喜欢，不过她说死后要把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她真的说过？”

“是的，不知她是说真话还是说着玩的。这孩子最爱说这种话了。”

这时，20年前我对纯子留下的疑问又浮现出来。

——纯子是否早已有所意识，她的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虽说和眼前纯子的像片毫无关联，但这种念头一旦骤然产生，它就立刻变成一种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沉隐在我的内心深处。

这种意料不到的真实而有质感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觉，我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然而虽说难以言表，但我思想意识上却是清楚的，20年来，与此同样的问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冰冷的，孤独的，拒世的死。她死在一处令人无法知晓的地方，一处遥远的穷山僻壤。然而，无论是谁，不管他死后被人围着观看，还是孤独的曝尸荒野，对死者来说都是他本人的事情。

这种寂寞无需别人同情，面对死神，无论谁都是如此。纯子也不例外。她选择了这种死，与其说值得同情，倒不如说更应该憎恨！她用这种方式去死，太过于雍容华贵、精致独到、美妙绝伦了，太不需要别人怜悯痛惜。她那样的死，

是一种高傲视世的死，一种潜越独断的死，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死。就象一个顽童，她什么都是算好了。

大概是20年漫长的岁月，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冷静、客观地审视她了。

现在，伫立在纯子的遗像前，我省悟了。我居然省悟到这种地步，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了。

然而，不管我多么省悟，那些日子我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52年4月13日。

20年前的这一天，我们在雪堆里发现了纯子的尸体。

地点是连接钼路镇与北见镇的山岭上的一角，那里正好是针叶林带的边缘，站在那儿，可以透过已落尽叶子的光秃秃的树林俯视整个阿寒湖。

冬天，阿寒湖被淹没在一片茫茫的冰雪中，皑皑白雪，在山岭中铺出一坦平原。然而，到了4月份，湖面沿岸的冰开始溶化，湖上到处是一道道裂开的冰缝，苍碧的湖水露出它的面容。这种时候，已经禁止在湖上溜冰，从摩周方向吹来的风已经令人感到了温馨的春意。

这道可以俯视阿寒湖的山岭一直通往北见相生。这里每年的11月到次年5月，一直是大雪封山，道路被厚厚冰雪覆盖着，这期间，只有营林署的营林员或是阿依族的樵夫在风低雪稀的日子乘雪撬上山。纯子的尸体就是营林员在一个偶然雪天放晴的日子上山时发现的。

尸体被发现时，纯子的头朝着湖畔，半个身子斜着俯卧在雪堆里，尸体四周是一片低矮的山毛竹林，再外边是一片白桦树林和稀稀落落的山毛榉林。

营林员最先看到的是纯子身上的那件红色外套隆起的后背和她那稍向旁边伸出的左手掌。她双手抱在胸前，左肩陷进雪里，左手从右肩上方伸出来。

茫茫雪岭一片寂静。纯子的红色外套和她的手点缀在这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犹如一幅奇妙的带有异国色彩的风景画。营林员起初并不知道那是一件外套，只看见一块红色的东西。在这样草木干枯的季节里，在冰雪覆盖万物的山岭上，显然那不是应有的颜色。他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当他走下山路，穿过稀落的树林，来到一片竹梢刚露出雪地的山毛竹前时，他才看清楚这块红色的东西是一块红布，红布下露出的是一只人手，这只手稍有些肿，呈茶褐色。看到这个场景，营林员吓得腿都软了。如果说刚才好奇，而现在，他是胆颤心惊了。

茫茫雪岭，万籁俱静，冰雪在春日中缓缓溶化，偶尔发出一两声水滴声。透过雪地上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往下看，下面是象一个白面盘似的阿寒湖。

营林员从山岭上跑下来，报告了湖边派出所，待警察和他扛着铁锹和席子乘雪橇再次上山时，已过了两个小时。这时已日过正午，阳光斜照，在雪地上投下了雄阿寒山粗犷的轮廓线和白桦树温柔的阴影。

营林员和警察在两个一块上山来的村民看护下，开始慢慢地从尸体周围挖下去。这时，营林员已经没有刚才的恐怖，但对即将挖掘出来的尸体也毫无兴趣了。

“铁锹别太用劲了！”

从露出表面的身背来看，已经知道尸体的大致形状。但还不知道她的手脚伸向哪里。他们只好扩大开挖的面积，从

外向里逐渐缩小圈子。最后他们用手扒开雪，尸体露出来了。

纯子的头朝着阿寒湖，微微歪向左边，整个身体俯卧在地上。

她穿着一双白色的长靴，双腿呈之字形稍稍弯曲，两手抱在胸前，左手从右肩上伸出来，右手贴在耳根边，象是在聆听着戴在右手腕上的手表的走动声，外套上原来暴露在地面的部位虽然已经晒得有些褪色，但其他地方还保留着原有的颜色，外套上的兜帽还严严实实地戴在头上。

“把尸体摆好吧！”

“别动，还是等钏路警察局的验尸员来检查之后再动吧！”

警察这么说之后，营林员仔细地打量着尸体的四周。

尸体周围，从头部开始依顺时针方向散落着一只手套，一个“光”牌烟盒，一个印有“雄阿寒旅馆”字样的火柴盒，一块手帕，左肩上方还有一个装阿佗姆*的空瓶。

“看来又是一个自杀者！”

“好象还很年轻。”

“一月末从札幌来了3个寻人的，后来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去了，这个人也许是那时跑出来的吧！”

“这么说，从那时起她就躺在这儿了？”

“已经两个月了啊！”

警察一边检查着散落在尸体旁的物品，一边作着记录，他刚说完，从山下上来一个身穿消防队员黑色大衣、头戴制帽的小伙子。

* 一种安眠药的商品名。

“钏路警察局方面怎么说的？”警察问他。

“他们说今天验尸员已经外出，待他们回来后才能到湖边派出所，晚上才能赶到现场，所以验尸工作只好放到明天了，今天咱们先确认一下尸体就可以回去了。”

“好的！”

这时营林员马上接过话说：

“那么，咱们先确认一下面部吧。她一定是自杀的，把她的脸翻过来看一看不要紧吧？”

“等等，先拍照一下现场再看。”

警察取出一部陈旧的照相机，对着尸体头部和从尸体两侧各拍一张，一共拍了3张照片。拍完之后，营林员把尸体翻转过来，给她抹去脸上的泥雪，把她的手摆平放在被踏倒的山毛竹林间的空地上。

“变得很硬了！”

“已经冻僵了吧？”

“很可能！不过，人死后很快就会僵硬的。”

营林员抱住尸体的肩膀，警察抓住尸体的双脚，两人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

这时，纯子渐渐地展现了她的容貌。她刚一露面，顿时把在场几个男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他们都暗自吞下了一口唾液。

纯子脸色苍白，她身上的每一滴血大概都冻尽了。几根刘海散乱地垂落在白皙的前额上，长长的睫毛遮盖着紧闭的双眼，一只尖圆精致、小巧玲珑的鼻子象玉石一样晶莹透明，紧抿着的嘴唇呈紫红色。大概是在断气前的一瞬间她无意中拉开了衣领，脖子下袒露出毫无血色的、柔软光滑的胸口。

阳光透过树林从左边斜照下来，纯子的右边脸背着光，显得有些苍白阴暗。这张脸与其说它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倒不如说它洋溢着勃勃生气而显得妖艳妩媚，甚至还展露出一一种明知不会死而复生，但也要拼命求存的强烈愿望，向往着人间生活。弃身雪乡两个月，丝毫没有损坏她的容貌，反而保留住了她生前的倩姿，甚至比她活着时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动人。

“肯定是那个女孩子！”

“你看到她的照片了？”

“看到了！”

“这姑娘长得真不错。”

“听说她才只有十八岁。”

“十八……”

这几个男人在雪地上围成一个圈，欣赏着躺在地上的纯子。纯子似乎默认了他们的围观，鼻尖微微翘起，双目紧紧闭住。

“因为是埋在雪里，所以保留了她生前的模样。”

雪地上印着纯子面部和身体的轮廓线，看上去象一个人体模型，表面已开始变硬了。

“如果再晚一点，等到雪开始溶化才发现，恐怕就要腐烂了。”

从她露出雪地的已变成茶褐色的左手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虽说春日阳光照射时间很短，但白天的山岭太阳已经开始送暖了。

“她是俯卧着的，这对保持面部容貌大有帮助。”

“她的头正好成了遮盖物。”

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证明，纯子在临死之前作了一番精心

的设计和安排。不过，可以断定，纯子是有意识地把随身携带的物品——手套、烟盒、火柴盒、手帕、阿佗姆药瓶等有条不紊地摆放在自己身旁，拼成一个弧圈形，然后自己俯身躺进雪地。纯子是想通过一个围绕自己的弧圈，借以掩饰自己孤独死去的寂寞感！

人们把纯子的尸体按原样放好，还是让她俯卧着，然后用山毛竹下的干雪盖住露出雪地的右脸。

“咱们还是让她盖上一张席子吧。”

“好吧！”

营林员在尸体上洒了一层薄薄的白雪，然后才把带来的席子盖在上面，席子盖住了纯子全身，只有白色长靴的脚尖露在外面。

“明天见。”

警察象是向躺在席子下的纯子致意，又象是跟其它人打招呼，于是四个人站起身来，再次回头注视了一会儿雪地上的席子。这时，太阳已落到雄阿寒山的脊背上，夕阳西照，山岭上一片通红。

“咱们做一些记号再走吧。”

“不要紧了吧。”

“如果今晚又来一场大雪，会把尸体埋没的。”

“已经四月中旬了，不会有大雪了。”

“我记住了，是在这片白桦树的边缘上。”

四个人看着悬崖上向下伸出的弯弯曲曲的树枝，在这片稀稀落落的树林下面，就是早已被群山阴影笼罩了的冰雪覆盖的阿寒湖。

“走吧！”

人们依次向纯子的尸体施脱帽礼，然后踏上归程。

“她为什么寻死？”

营林员一边走一边嘀咕着。

“恐怕和男人有关吧！”

“听说还是个学生，象是画画的。”

“也许是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谁知道啊。”

他们猜测着、议论着，不时回过头朝山上望去。

“明天什么时候开始验尸？”

“死者家属今晚坐夜班车从札幌赶来，明天早上到钏路，然后换乘吉普车上山，恐怕中午才到吧。”

“让她双亲看到，肯定要吓一跳。”

一群乌鸦在岭上飞舞，黑压压地遮住了与这道山岭相连的另一座山上的一块天空。

“这群乌鸦不会是来啄食尸体的吧？”

“我们已用席子盖好了，不要紧的！”

这几个男人确认没有问题了，才坐上雪橇，沿着山路朝湖畔方向飞驰而下。

责任编辑：杜建文

封面设计：陈翔云

ISBN 7-219-00589-X/I·170 定价：2.20元

第一章

年轻的作家

1

20年前，时任纯子主动跑来亲近我，其原委直到后来纯子的姐姐兰子亲口告诉我，我才明白。

“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真令人生厌，他总是正儿八经地板着那正人君子的脸。哼！我来引诱戏弄他一下。”

兰子告诉我，纯子曾这样对她说过。现在想来，这番话出自纯子之口，真是有其人必有其言，与其性格太相称不过了。可当时我却一点儿也没察觉到。

那时我才17岁，是一个平平凡凡的高二学生，对纯子的这番恶作剧未能察觉是不足为怪的，况且，我和她的交往或许真是这样开始的，只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关系才发展到不仅仅是开开玩笑而已。事情并非多么严重。

我不会忘记，纯子第一次给我来信是我刚满17岁的那年秋天。那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所以在20年后的今天，我仍能准确地记住这个日期。

提前一天预祝您生日快乐。明天是您的生日，
为此谨贺。明天下午六点钟请您到梅莱特咖啡馆
来。

纯 子

那天下午上第一节语文课时，我一打开课本就发现了这张纸条。

这是一张旁边印着红色虚线的稿纸，正中央印有“时任兰子”这样一个人名，一个月后我跟纯子打听才知道，那是她姐姐的名字。

我一眼就看完了这封信，可一时无法理解它的真正含意，连“纯子”这个人是谁也没搞清楚，直到我又看了一遍信的内容，才想起明天——12月24日是我的生日，刚才午休时间时任纯子对我说她想看一下我的课本，把我的课本借走了。

此时，我终于明白了这封信的意图，慌忙朝前面的时任纯子的课桌上看去。可在我斜对面隔着两张桌子的纯子的座位上却空着。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老师的眼光，扫视了一圈教室前后和周围两旁，可哪儿也找不到纯子的身影。她肯定是中午就回家了。

纯子是一个经常旷课的学生。这人生着一张信纸一样透明发白的脸盘儿和一头茶褐色的头发。每当她穿上一身深蓝色的学生冬制服时，即使在这北国众多的白面女子中间，她这张脸也显得格外耀眼。

“这个人患了T B病。”

有一次，纯子的好友宫川怜子这样偷偷地对我说。她还解释说，T B病就是肺结核。

对于纯子上午上课迟到一两节课，中午早退回家，老师从不责怪她。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觉：她既是一个肺结核病人，又是一位出名的天才少女画家，所以大家不好意思讲，也不敢讲她。

收到纯子这封信后，这一堂语文课我是一点儿心思也没有了，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扑通乱跳。

那时，我们学校刚从旧学制转到新学制。从高二那年的春天起，实行了男女同校共学。政府把札幌市内原有的三所公立男子学校和两所女子学校合并起来，分成东南西北四所学校，每一所学校分配同等数量的男女学生，学生按区域划分就近上学。

我家在市区近郊西南的山脚下，我们学校由一高改为南高后，我仍旧在这里读书。纯子则从札幌省立女子学校转到我这所学校来，这里靠近她的家。

我们刚念到高二年级，就被这突如其来的男女同校制弄得一切乱了常规，茫然不知所措。过去我们学校是清一色的男生，看过去总觉得太煞风景。而现在来了与我们的数量基本相等的女生，从校园到课堂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一些一向以朴实粗犷为学校风气，鼓吹勇猛武士精神的男生也一夜间换了一副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跟女生打招呼，拉家常，极力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优点。有的人学习也比以前用功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拿腔作势故摆大男子汉架子的强硬派，依旧不把女生放在眼里。

女生方面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她们大致分成两派，一派由有省立女高转学来的人组成，另一派是市立女高的原班人马。省立女高派自称她们比市立女高的人要优其一等，常常自诩显示她们所谓的才女佳人的高贵风度。纯子和宫川怜子同属省立女高这一派。

然而，年轻人毕竟适应能力强，男女同学之间闹对立、互相瞧不起的事情也只是开始的一两个月，不久我们便混熟

了，彼此也互相开起玩笑来了，有的人还成双结对的上学回家，有的人甚至发展到考试时互相传递答案，包庇作弊，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诚心诚意交朋结友的。

过了夏天，男女同校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事了。谁跟谁要好啦，谁又迷上谁啦，听到这种消息我们已不以为怪了。

尽管如此，接到女生的来信，对我来说仍是平生头一回。

在此之前，我也曾和住在我家附近的园部明子同学结伴走过几次。明子是一个性格娴静的女同学，长着一张圆脸。她这人在教室里也是怯生生的拘谨怕事，成绩也不很突出，不如说我是被她那种不太显眼的成熟迷住的。

如果拿纯子和明子两相对照，那恰好一个是白天鹅，一个是丑小鸭，两者对比鲜明。

过去我也曾听说过纯子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不过那只是传闻，未曾亲自目睹。

拿到信的当天傍晚，我回到家，从旧报纸堆里找到了一份一个月前的晚报，上面有一篇题为“17岁天才少女画家”的报道，这是介绍纯子事迹的。文章写道，纯子15岁就有作品入选北海道省级画展，后来又参加了自由派画展，跻身了女画家画展行列，现在正为即将举办的自由派画展进行创作，是北海道女画家的一颗新星。报纸上还登了一张压题照片，照片上纯子站在她创作的一幅裸体女人像前，她头戴贝蕾帽，穿一套蓝色的学生制服。

所谓天才的艺术家，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过去我也常常这样独自寻思，并且仔细观察过纯子，但从未跟她亲近的说过一句话。